

# 建

THE SEVEN LUMINOUS LAMPS OF ARCHITECTURE-  
AN INTRODUCTION OF JOHN RUSKIN'S ARCHITECTURAL THINKING

# 築

## 的七盞明燈

淺談羅斯金的建築思維

一棟好的建築物，  
不僅應達成其機能與形式之目的，  
而且還必須以最簡潔經濟的方式來達成其意圖。



陳德如 著



# 建 築

THE SEVEN LUMINOUS LAMPS OF ARCHITECTURE-  
AN INTRODUCTION OF JOHN RUSKIN'S ARCHITECTURAL THINKING

的七盞明燈

淺談羅斯金的建築思維

陳德如 著



新萬有文庫

# 建築的七盞明燈

——淺談羅斯金的建築思維

---

作者◆陳德如  
發行人◆王學哲  
總編輯◆施嘉明  
責任編輯◆翁慧君  
封面設計◆吳郁婷  
校對◆楊福臨

---

出版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71-3712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網路書店：[www.cptw.com.tw](http://www.cptw.com.tw)  
E-mail：[cptw@cptw.com.tw](mailto:cptw@cptw.com.tw)  
網址：[www.cptw.com.tw](http://www.cptw.com.tw)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2006 年 3 月  
定價：新台幣 220 元

---



ISBN 957-05-2030-2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Tate, London 2005

羅塞堤「天使報喜圖」，藏於倫敦，泰德畫廊  
D. G. Rossetti, *Ecce Ancilla Domini!* (*The Annunciation*)  
(1849-50, Oil on canvas, 724 x 419 mm)  
Tate, London, UK.



© Birmingham Museums & Art Gallery

米雷「盲女」，藏於伯明罕，伯明罕博物館與藝廊

J. E. Millais, *The Blind Girl*

(1856, Oil on canvas, 111.5 x 84.5 cm)

Birmingham Museums & Art Gallery, Birmingham, UK.



© MRBAB / KMSKB

伯恩瓊斯「賽琪的婚禮」，藏於布魯賽爾，比利時皇家美術館

E. C. Burne-Jones, *Psyche's Wedding*

(1895, Oil on canvas, 119.5 x 215.5 cm)

Royal Museums of Fine Arts of Belgium, Brussel, Belgium.

## 邱序

這些年先後在幾所大學的建築研究所的相關課程介紹羅斯金的建築思想，講的都是留英時期的有限涉獵，因為事忙，一直沒機會更深入的去研究這一位英國十九世紀最偉大的建築與藝術的思想家，因此常將期望寄託在與我有緣的年輕學子身上。但是要研究羅斯金對學建築的人而言不是那麼容易，一方面是因為他的英文不易讀懂，另一方面是因為他的思想非常敏銳細膩，且所牽涉的領域相當廣博，不易掌握。國內的羅斯金本人及相關於他的著作，往往英國文學或藝術史的系所的收藏，遠比建築系所要來得多，對他的研究，好像不是建築人的事情。

那一年我在台南藝術學院（現在的台南藝術大學）的建築藝術研究所設了建築歷史與理論組招收新生，來了一位很特別的考生，她是北一女中畢業，在陽明大學唸了一年護理，重新入學成功大學唸造船工程。她英文很好，面試資料附上的是她的英文詩作，也懂德文。她顯得清瘦，但目光炯然，還帶一絲深沈的憂鬱，非常仔細聽進去面試委員的問題，並審慎應對。她就是德如。

是我鼓勵德如研究羅斯金的，因為入學面試的時候，她表達了研究興趣在建築的藝術社會心理的領域，我毫不遲

疑，她是研究羅斯金的好人才。德如入學的第二年我就轉往台北藝術大學教書了，她則留下。此後雖沒有完全間斷與我討論對羅金斯的研究，但次數其實有限，實際上是她一個人獨自奮鬥，期間，她深知所需，自己還額外修了許多課。接近修業年限，她才呈現她的論文初稿，但其論述與文字的成熟度真的讓我驚豔，除了在架構上作了少數的調整建議之外，對她的優美文采，我幾乎隻字未改，而且直覺認定，這是一篇「值得出版」的論文。

德如成為我指導下唯一的台南藝術學院的碩士，也很高興慧眼獨具的臺灣商務印書館同意出版她的論文，兩者對我而言，真的意義非凡。研究羅斯金，好像真的不是建築人的事情，德如之所以辦得到，是因為結合了多重領域的背景，加上文學藝術的天分與深厚素養，才有此可能。

邱博舜 謹識於關渡國家藝術庭園

2005年10月



# 目次

|      |   |
|------|---|
| 001/ | 邱序  |
| 001/ | 第一章 前言  |
|      | A Time with Concerns                                    |
| 006/ | 展開以前  |
| 011/ | 七盞燈的基本立場—崇自然與反工業  |
| 015/ | 工具之運用   |
| 023/ | 第二章 無用之用  |
|      | Sacrifice, the Requirement of a Process with<br>Eyes on |
| 024/ | 建築的定義   |
| 026/ | 建築與建築物的分別   |
| 031/ | 奉獻的意義   |
| 035/ | 時代氛圍—工業革命對於生活內容的影響                                      |
| 038/ | 藝術創作與宗教的關係  |
| 042/ | 藝術家的使命  |
| 045/ | 建築的當代釋義   |

### 053/第三章 建築的是非善惡

#### Truth, the First and Only Asking

|      |            |
|------|------------|
| 053/ | 誠實之必要      |
| 055/ | 建築的欺騙      |
| 058/ | 想像與欺騙      |
| 062/ | 表現與再現      |
| 066/ | 歷史建築之修復與保存 |

### 069/第四章 崇高的力量

#### Power, which Rules the Mind

|      |           |
|------|-----------|
| 071/ | 形式的兩個源頭   |
| 073/ | 美感經驗的分野   |
| 074/ | 形式操作的兩個層次 |
| 077/ | 崇高論的發展    |

### 081/第五章 形式的國族主義

#### Beauty, the Legitimacy of Forms

|      |          |
|------|----------|
| 082/ | 美的判定     |
| 084/ | 力挺拉斐爾前派  |
| 090/ | 英國花園的英國性 |
| 092/ | 美術與工藝運動  |

## 097/第六章 建築的倫理

### Life, the Way of Art

- 099/ 正反對立的兩面性
- 102/ 人與藝術的關係
- 103/ 現代生活的內容—從「設計」談起
- 104/ 藝術與工藝的創作思維
- 107/ 「設計」對工藝的影響
- 109/ 「設計」對於當代創作的影響
- 110/ 傲慢成趣
- 113/ 工業化對社會與個人的影響
- 117/ 建築與藝術的政治經濟學

## 131/第七章 建築的歷史使命

### Memory, the Treasure Kept in Stones

- 133/ 建築的歷史功能與角色
- 135/ 建築與記憶
- 137/ 權力對於歷史的主導性
- 139/ 當代的歷史使命

## 145/第八章 建築的文法

### Obedience, the Law of Passion

|      |         |
|------|---------|
| 146/ | 自由乃烏有之物 |
| 147/ | 典範之順服   |
| 149/ | 順服於當所順服 |

## 153/第九章 結論

### Stones beneath the Seven Lamps

|      |             |
|------|-------------|
| 161/ | 《建築七燈》的批評特色 |
|------|-------------|

## 167/附錄一 John Ruskin (1819-1900)

### 生平事略與著作年表

## 171/Reference

|      |      |
|------|------|
| 173/ | 期刊文章 |
| 175/ | 中文書目 |

# 第一章、前言

## A Time with Concerns

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我們大家在一直走向天堂，我們大家在一直走向地獄

—總之，

那個時代跟目前這個時代是如此相像，以致有些最喧嚷的論客，  
無論是說它好或說它壞，都一定要人們用最高級形容詞來接待它。

狄更斯<sup>1</sup>《雙城記》，1859

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不是突然發生或降臨的，它是歷時累積、醞釀已久的一段連續過程，當中也許比歷史上其它的時期存在著更多令人歡喜興奮的時刻，但那些時刻也許並不比人類第一次發現槓桿原理或發明輪車更為特別或深刻—畢竟工業革命的一切發明都是有先兆的，而工業革命以前的產業模式與工具亦不是一夕之間被摒棄的，人們在親眼見證以前便已聽聞過所有關於「更快、更多、更有馬力」的可能性，也真的做了幾個不夠成功的試驗品，而每單位增加的市場勞

---

<sup>1</sup> Charles Dickens 1812-70 英國十九世紀重要小說家，以寫實主義見長，擅於描寫社會底層人物之生活辛酸，代表作有《孤雛淚》（*Oliver Twist*, 1838）、《塊肉餘生錄》（*David Copperfield*, 1850）、《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 1859）與《孤星血淚》（*Great Expectations*, 1861）等。《雙城記》以法國大革命為時代背景，描寫故事主人翁流離於倫敦與巴黎兩個城市間的人生遭逢，作者為呼應社會批評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的《法國大革命》而作。

力與城鄉差距想必都經歷了一場有跡可循的天人交戰，離鄉進城的現象與行動實由一連迭的傳聞走告、精細的家計打算、緩慢的長考與不無痛苦的決心漸次堆疊而成。工業革命如此不滿於現狀而無止於積極求進，其進行態勢使它幾乎不能被稱呼為一場革命，（如果它是，又是否已然結束？）而不過是練足了肌力從走到跑的一段過渡期而已。然而一旦起跑，此項能力之掌握便成不可逆的——我們從此只能越來越快，快到來不及細數便忘記，快到無以再得仔細辨認方向的餘裕，因此它又確是歷史上一個無可替代、需要被反覆回顧、大書特書的時期，這段時期裡的所有進展太踴躍而壅塞，以致慣用敘事體的史家亦不得不採用編年體以還原其機械進程快過感性記憶之實況，但如果我們所關注的不只是工具的進步，而是這些進展以外的事物（如產業結構、社會樣貌等）如何受其披覆，那麼也許我們可以免於細數所有物質文明的誕生日。然而所有關注工業革命的討論都不能不提及下面這個象徵著一切肇始的代表性紀年：西元 1777 年，瓦特（James Watt 1736-1819）的蒸汽機<sup>2</sup>將文明進展提昇到前所未有的速度，人類不再以己身的體能與感知系統來掌握物質的速度與重力，機械之崛起從此改變了生活的內容。同一個十年內，第一台紡織機問世<sup>3</sup>，第一艘

<sup>2</sup> 人們慣稱蒸汽機為瓦特所發明，然而蒸汽機之誕生應歸功多世前人之累積。西元前一世紀，便已有利用蒸汽作為動力的構想產生，在早於瓦特約半世紀以前，法國人 Denis Papin 與英國的五金商人 Thomas Newcomen (1663-1729) 已先後分別發明出蒸汽動力車、船與抽水機，Papin 受到當局打壓致死於窮困，而 Newcomen 的機器 (1712) 尚有功率不足的問題。瓦特得到 Glasgow 大學之襄助，將 Newcomen 留下的機器改良成史上「第一部可供有效使用的蒸汽機」並申請專利。詳見 Stewart C. Easton 著 李邁先譯《西洋近代史》卷二（臺北市：幼獅，1989），p90-91 以及 H. W. van Loon 著 劉緣子等譯《人類的故事》（臺北市：志文，1991），p418-419。

<sup>3</sup> 參考 S. C. Easton 著 李邁先譯《西洋近代史》卷二，p94-95 處之敘述：「紡織工業的第一個重要發明是 John Kay 於 1733 年所發明的『飛梭』（Flying Shuttle）」，以及「1765 年左右，James Hargreaves 發明了一種『紡紗機』（Spinning Jenny，按：世稱『珍妮機』）」。

不靠風力、人力等自然力發動的自行船航於河海—工具漸次備齊，新時代的腳步正在挪移，工業革命對於人類歷史的影響力只有新石器革命差可比擬，而不同地，它還是一場積極、有意識的自發運動，平民與政府皆興味投入的一場商力與國力競爭。英國雖然不是唯一從事各類機器研發以及工業化的國家，但確是相當活躍且關鍵性地扮演著科技先驅與產業發展典範等角色，工業革命所賦予的經濟實力令英國孤處海外猶能主導及參與歐洲事務，於國土以外之疆域亦能實現其意志之貫徹<sup>4</sup>。器械的力量於此在歷史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著重與伸張，然而新的社會景象帶給知識界與文藝工作者新的焦慮，儘管多數者對於科技所主導的人類未來抱持樂觀，近幾十年亦有學者以後見之明指出，那些言談充滿浪漫色彩與中世紀情懷的知識分子對於工業文明之前的過去抱持了過於理想化的認識<sup>5</sup>，以致無法不以偏見視遇當代，但非常弔詭地，這股焦慮的力量、這股針對現代性而來的反撲風潮與懷舊主義，從一開始便主導了現代性的發展—我們可以說，現代性的內涵正是從反現代的論述裡發展而來。

羅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以下皆以 Ruskin 簡稱其人）正是這股焦慮力量的舵手，其生年令其正好站在時代之隘口，目擊劇

4 參考 S. C. Easton 著李邁先譯《西洋近代史》卷二，p92 處之敘述：「在多次戰爭當中，英國常常處於孤立地位，如果不是倚賴它的工業發展，幾難擊敗敵人取得勝利。」另，「拿破崙日後承認，造成他失敗的因素，除了俄國的廣大空間之外，就是英國的工業力量。拿破崙指出英國是一個『由小商人們組成的國家』（Nation of Shopkeepers）」。

5 參考 S. C. Easton 著李邁先譯《西洋近代史》卷二，p99 處之敘述：「對於工業革命發生以前農村工人的生活情形，千萬不要把它過分理想化。他們和早期的城市工廠工人一樣，同受經濟的壓迫，生活並不理想。鄉村也有失業的情形發生，農民們並沒有自己的土地...」。另外，德國心理及社會學家 Erich Fromm（1900-1980）亦曾提及：「中世紀大抵被反動派的哲學家有時也被現代資本主義的先進批評家理想化了。」見 Erich Fromm 著 管韻鈴 譯《逃避自由》（臺北市：志文，2002），p49。

變之端，深為撼動，力圖振聾發聵，撥亂反正，乃成為英國十九世紀後葉美術與工藝運動（Art and Crafts Movement）<sup>6</sup>之思想先鋒、導師與啓蒙者，於建築理論及批評史上占據跨時代的關鍵一席。其為殷實之家的獨子，深受呵護栽培，因此博學廣聞，在各個人文領域多有建樹，於文學創作與美術批評方面皆留下傳世著作<sup>7</sup>，尤以《現代畫家》（*Modern Painters*）一書最具代表性<sup>8</sup>，建築方面則以《建築七燈》（*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與《威尼斯之石》（*The Stones of Venice*）二著知名於世，同時留下大量散見的演講稿與講學文件。其中《威尼斯之石》乃根植於 Ruskin 兒提時代隨父母行旅威尼斯與後來及長重遊所交織組構的城市體驗，威尼斯的面貌、風格

- 
- 6 建築史上的美術與工藝運動發生於十九世紀後半的英國，曾在牛津從學於 Ruskin 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在工業化的時代趨勢下，反其向而行地推廣中世紀品味，並以自設工作坊並成立公司（Morris & Co.）等具體行動推行手工藝復興。此風漸傳及歐陸，帶動了新藝術（*Art Nouveau*）之崛起，於新大陸則鼓勵了少數民族傳統手工藝之抬頭，在現代化的時代洪流下保住了工藝文化與匠師角色的地位，並深遠地影響了全球應用藝術之發展。關於此運動之發生，可參考李季有對於其歷史淵源的描述：「『藝術與工藝運動』的起源地是在西元一八五零年代的英國」一起源於當時知識分子與專業從事者「對工業製品的不滿，於是極力鼓吹教導大眾手工製作的方法。此外對民族工藝品的崇尚以及對中世紀工匠技藝傳承方式的憧憬，亦是促成此運動發生的原因之一。1851年英國在水晶宮舉辦英國博覽會更成為此一運動熱烈展開的重要起因。由於是次博覽會的主要目的在於推廣科技與商業活動，許多工業製品也成為展示內容之一，無形中鼓勵一般大眾選用品質低劣毫無設計的工業製品，這樣的做法引起普金（Pugin）、羅斯金（Ruskin）等人的批評，並展開一聯串手工藝的復興運動。」又，「雖然藝術與工藝運動的起源是在英國，其影響力卻遍及歐洲，不論是在工藝品、繪畫還是在建築中。」（摘自〈十九世紀末歐洲的「藝術與工藝運動」〉，見《歷史文物》，June/1998，p33-35）。
- 7 J. Ruskin 的作品豐富，涵括文學、美術、建築、社會與經濟等，其作深受近代法國文豪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之喜愛且積極譯介成法文出版一見 Autret, Burford, & Wolfe 所編譯的 *Marcel Proust On Reading Ruskin*（Yale, 1987）中的序言。
- 8 《現代畫家》（*Modern Painters*）於當世美術批評界之影響至為重要，其對當代英國畫家透納（J. M. W. Turner 1775-1851 或譯「泰納」）之推崇與對新興的拉斐爾前派（Pre-Raphaelites）之支持為 Ruskin 最重要的美學傾向之思想指標。



與城市記憶對於其建築美學之啓迪至爲關鍵而深遠；而《建築七燈》則是從建築專業所涉及的各種人文面相出發，以樹立建築美學<sup>9</sup>的「羅氏標準」爲任，更重視思想理論的完整度與系統性，一共包含了〈奉獻之燈〉、〈真實之燈〉、〈力量之燈〉、〈美麗之燈〉、〈生活之燈〉、〈記憶之燈〉與〈順服之燈〉等七個篇章<sup>10</sup>，各自爲獨立議題，內容理念相互呼應。威尼斯所培植出來的建築興趣在七燈的建構裡融會了其美學素養、犀利觀察與文哲內涵，刻劃出 Ruskin 心中建築的理想，從而觸角更爲擴延，援引社會、政治與經濟方面的研究見解作爲其批評標準之依據<sup>11</sup>。因此《建築七燈》的內容不僅與建築相關，也涵括了對整個社會、政治與經濟結構的批判與藍圖。相較於《威尼斯之石》對於城市特色與建築細部的鑑賞、分析與描寫——是敘事性的；《建築七燈》試圖深入建築的構成本質與存在核心，從物質背後看不見的層面作整個社會環境與人文精神的剖析——是理論與批判性的。本文的材料主要採集自《建築七燈》一書中的論述內容，輔以《威尼斯之石》以及 Ruskin 於其它文章或成書中的相關論點，

9 此言美學，非單指造型之審美，尤以 Ruskin 的美學思想不然。根據黃熙宗的考察，「美學」二字乃植日文漢字對英文 Aesthetics 一詞之翻譯而來。事實上“Aesthetics”這個字「並不只是只討論『美』的問題而已」——它涉及了一切關於藝術創造與美感經驗的問題，以及關於這些問題之解釋與理論建構等等（關於黃熙宗的論述詳見《視覺藝術》，第四期，2001，p174-175）。而 Ruskin 的《建築七燈》涵涉廣泛，論及宗教、道德、哲學、審美、社會、經濟、歷史等範疇，可謂將「美學」一詞擴張解釋之極大值。

10 七章原名為“The Lamp of Sacrifice”，“The Lamp of Truth”，“The Lamp of Power”，“The Lamp of Beauty”，“The Lamp of Life”，“The Lamp of Memory”與“The Lamp of Obedience”。

11 Ruskin 在關於社會及經濟學方面的鑽研可參考其作：《兩條道路》（*The Two Paths*, 1857）、《直到最後》（*Unto This Last*, 1860）與《藝術的政治經濟學》（*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rt*, 1857-58, 講稿輯成）等。其中《直到最後》一書啟迪了赴英留學的甘地（Mahatma Gandhi 1869-1948），間接促成了使印度邁向獨立的土布運動——關於甘地思想源由之敘述詳見各個版本的甘地自傳，或見吳俊才所撰之《甘地與現代印度》（臺北市：正中，1966）。